

## 第二回 趁家筵背地偷形 圖引誘憑空作祟

話說胡招討親丁四口，聚首衙內。說下官姓胡名章，襄陽人氏。夫人諸氏。孩兒胡連，小女弱妹。下官叨舉孝廉，累升招討使。爭奈二帝蒙塵，國家多難，故此扈駕來都。又經數載，孩兒秉性頑劣，方當弱冠。弱妹天生貞靜，亦也及等。俱未婚嫁，長自掛懷。有個同僚亡友龍君之子龍驤，他父母殉國，骨肉無依，留在衙中與孩兒伴讀。他學業已成，功名可待。「夫人，這幾日孩兒做些什麼勾當？」胡連道：「正是。孩兒見爹爹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，特備下酒筵，請爹爹同母親到花園內賞一賞海棠，消遣悶懷。爹爹領了在这样的薄意如何？」胡招討道：「孩兒，太上皇帝、淵盡皇帝都在沙漠中受苦，我和你那有這樣心腸賞花飲酒？」夫人道：「相公，孩兒向來頑劣，今日這個意思不要辜負了他。」弱妹道：「爹爹高年憂國，正恐不禁，便消遣片時。愛身到就是愛國，請依著哥哥走一遭來。」胡招討道：「夫人，女孩兒說話到也中聽。」夫人道：「正是呢。」胡連道：「難道偏我不中聽？爹爹只要殺那韃子何難？寫個本與皇帝老官，把孩兒做個掛印總兵。那時掄刀動斧，殺他片甲不回。把兩個陳年皇帝奪將轉來，明年賞海棠時節，一發請來坐坐，有何難哉？」胡公與夫人同道：「怎麼了？一口胡柴。」胡連道：「孩兒是胡連，不叫胡柴。」胡招討道：「既有酒肴，怎麼不請龍生？」夫人道：「今日是家宴，女孩兒在此，不當穩便。明日待孩兒請他來看海棠，這還才是。」胡招討道：「夫人言之有理。」胡連道：「如今請爹爹到花園中？飲酒行令，擲色猜拳。請爹爹大家起身。」回到園中，胡招討一望說：「夫人，這花果映開得齊整，將酒過來！」胡連慌忙安坐，將酒送上。至親四口暢飲了數巡。胡連又吩咐道：「侍女小英，添拼桌盒擺在茶蘼架下，請去再飲幾杯。」胡招討道：「明日是隆估太后聖誕，五鼓入朝拜賀，不宜久坐。收拾去罷。」夫人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小英快快收拾去。」小英應道：「曉得。」遂各轉內不題。

卻說那女狐精早已在暗中窺探多回，說：「你看，小姐果然生得齊齊整整，裊裊婷婷，莫說龍生想著他，我見了他也動火起來。似這般天生就的種種可人，怪不得惹人偷香之情，竊玉之意了。龍郎龍郎，若遇你時候，任你推敲，我決不捨你。且住，如今只得顯個神通，把老夫人弄個顛到病兒，龍生必進問安。那時乘機撩個想頭，看他怎生擺佈。正是：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裡捉金烏。俺須索去也。」按下不提。

卻說胡公子慌慌張張走來說：「俺剛才睡去，夢見與婁子吃醋拈酸，好不有趣。被這些丫頭叫我起來，他說夫人賞花回來，一時頭疼發熱，爹爹又不在家，妹子叫我請個太醫下藥。不免叫龍興同去，『龍興龍興！』」只聽他應聲道：「誰來叫我？我又不是個婦人，你半夜三更打門敲戶，有何貴幹？」胡公子道：「你隨我去請個太醫來。」龍興道：「我的痔瘡已好了，要那太醫何用？」胡公子道：「呸！奶奶暴疾，故此去請太醫。」龍興道：「咳，奶奶暴疾，是相思病發動了，請個內科先生方好哩。」胡公子道：「哇！胡說，我家奶奶年衰體瘦，偶染時症，其實難捱。一時間那裡尋得扁鵲公手段，擇目下高強的便了。」龍興道：「無妨無妨。杭州城醫士滿街，送他一錢捌分，包管就來。龍興認得前日醫皇帝奶奶的陳醫官，他到正是內科，請了他罷。」胡公子道：「就請他來。候老爺出朝，一會子商量下藥便了。」龍興道：「曉得。」正是藥醫不死病，果然佛度有緣人。